魏書十四

ソ 8
1735
138

1735
138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此係明治八年間井上陸郎君所贈一人八田資孝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後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咀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棨等乘毋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旣逞朝無子遺國有危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飜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與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夫濟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
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
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
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湊字仲昇襲卒
子僑足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諧而徹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
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出爲趙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
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汝門潛行至洛
愉平勑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
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勑爲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
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
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泊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
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
絢問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蹟踵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大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廉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謁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

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内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勤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榮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霊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燊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燊燊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燊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燊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燊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燊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燊善自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怛懼不測所以燊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燊

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

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自君左右云前後刺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肅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逞將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行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
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
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
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
葛屨裁營已整摧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
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
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
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
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
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
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

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
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
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
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
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
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
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南司州刺史擬成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寇軍將

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豪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絺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寧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水牙心脊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昇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韋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眞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雅之壻超拜持節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
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
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
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與朝廷
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
不歷權門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
軍涇州刺史
高客傳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
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謀輔國府司
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
守爲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頼川
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
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
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
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爲南譙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
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宪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嚮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聲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

值黑亡殁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遣左天長聞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開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蕭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啟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
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
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
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泰
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
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燊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令庸蜀虛弱楚鄧縣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
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
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
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
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奬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
已投誠款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勑勞所請軍宜
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
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
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
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那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
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曾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北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叚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覩心顏世宗曰卿建為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為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為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頼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大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頼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嫺正室唯有庶子數人（此傳宋刻前後顛倒宋北雍本改正）長子夬（宋本作史字下放此）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當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入曰世寶至官閤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
虛劣共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
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逢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
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
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
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
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
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寤而
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鬧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奢等言其耿目瘤疾不任
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
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儁晉司徒廣陸侯亂子順璠及孫沈
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
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
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
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
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内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壽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内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内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齊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遵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遵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鸚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譽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酈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

摹書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赖川
天平初元洪威搆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
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
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
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
悅之爲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
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
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
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
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
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内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

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
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
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
克全勳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
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諡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遷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
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
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
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
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
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鼎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録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頼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渙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至洛陽瑣堵頼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官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卽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食榮賞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旣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方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卽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傳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行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成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侃字闕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橦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行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憂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鬨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荊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于孫遠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壖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寇覦之情等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肴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即平原欲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汚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昊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千牧守無良專行刼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曰覲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遺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龔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而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運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颱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秦積
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
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
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
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
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
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
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
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
下相賊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
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
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
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賻帛五百
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書見魏廷
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
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
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
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雲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施旃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庸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

甚巛屯厚蔭氏書回南省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
李虔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

甚巛屯厚蔭氏書回南省

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録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
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
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
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
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
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
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
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黙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
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
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
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内撫甚得居
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
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
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别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
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

杲内應逆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撝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産
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
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
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
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
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
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
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
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
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
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
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
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
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
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
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

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後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幸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贓悉入京藏以此克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遲軼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紛亂兮仍矯迹於艮鄉棄衛侯之植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乖綸於渭濱兮有晉靡於傅巖既應緜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幸而衰亡兮
哀羲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
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洪業於宣元釋皇繇之法
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
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
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物討
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
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
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
馳且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麑而日
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
所欽或負罔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
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
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
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憂兮鳥藉水而存棄兮
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
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
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
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鴞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嬴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勇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
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

瘼之鮫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
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
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
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
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
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
歎伊周之汲危望伏鈇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
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
兮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
擾兮乃探乘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
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燋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
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

山以恬濆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
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嵯峩兮眺恒碣之磎碭
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鳴玉鑾之琅
玱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於荊芊兮問洛宓
於馮夷陵回飇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泛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閶風之峻岅兮覬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
入氾林之杳冥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玭攜羽民而遠遊
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
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
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淳深兮躡不周之嶮巇眉瓊蘂

以爲粮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
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
鈞天而九變兮眺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
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
瀏策玉虬以歛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
具舟鄢右次於析木兮遹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
於鶏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
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埳堁兮何
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
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陰建木之長
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

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寫其深情情盤桓
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
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衡兮馬依依於路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
耕東皐之沃壤兮鉤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歡壽而薦
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詠風雅以遵志兮蘊六藉於
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
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
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
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
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吝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

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
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
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
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箋幸詩二首曰
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兮司間司忿言必從兮朋黨
噂喈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兮成人之美殺身行北堂本作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亍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皃弗制弗抑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
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剌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蒢戚
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遂其心是信是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鮪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
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
石勑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帝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胄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佳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慄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褻捷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

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榮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丈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黄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

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秉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

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
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
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垂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
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
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义所寵
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眞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與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逐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益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垂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嚞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
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
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
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
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
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
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
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
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修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
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父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
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
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
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
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
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汗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
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

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
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
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
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
融之討蕩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殺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
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
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

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
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
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
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
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
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
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
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
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
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
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
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

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壽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李虎高周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　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特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大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

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遣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韻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

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
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民劉獲
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
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
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
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
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
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
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
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
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

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
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
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
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
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粮儲從春至冬力窮
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頼川太守遷鎮
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
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
代遷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眞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
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
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
精太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
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
關西都督蕭寶寅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
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
寅兵粮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
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
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
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
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
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
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
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溫永基朱元旭拔萃
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終

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

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援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巴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箇觀者以爲希世絶倫亏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免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成於都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裹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逼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内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
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
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
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既上殿
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义所執鑌於門下至曉义不出令
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
處絞刑义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
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
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巳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
於地刻截咸言禀义意肯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
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大爲將及臨川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
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
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岳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汝門有爲
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
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
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
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
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
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
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于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
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
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内附
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戸
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
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
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
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
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
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蒼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
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
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邕虬樊魯等諸軍討

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
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
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
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世
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
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
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
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
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
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醜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醜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醜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醜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醜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醜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醜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催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龍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絚貫連相屬首尾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顔咨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脱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汚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尋增邑一百戸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寅討之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寅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寅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詰寶夤自
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
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
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憺之徐而還退
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戮寶夤親觀之懼有
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
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
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
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
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
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
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徑州

先是盧祖遷伊籠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
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
於安定甲辛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
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
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鑲楯教習彊兵負而趨
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輪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
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
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
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
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
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
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耻前挫辱不報寶貨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冤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賴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壤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殁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泰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吕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衆助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刼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壤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會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會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

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會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啟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崙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

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遏直散騎常侍勑勤
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摘角榮率騎破洛陽
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
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
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
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
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
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
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
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
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
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
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
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勑云念生梟勠寶夤受擒醜奴明達並送
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
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
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
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
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
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卽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
蹋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
盡力命自井陘以北臨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

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膳御恚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惟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後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嗣孩孺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容遍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欵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審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

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
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
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
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
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
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逴責天下喪亂明帝
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
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
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
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
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旡解將軍杖義而起

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
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
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
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
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
可之理榮曰恣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
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
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
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
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庶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啟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

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主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衆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彌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寇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臣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旣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王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洛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氷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勳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能罷競逐

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休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榮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與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狥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勉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勉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蕃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泊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藴

伏風煙抱含日月摠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
戢翼秣馬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
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
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
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兇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徙
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
勳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絶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
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
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
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
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
衆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敢逕巡
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請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
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
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
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動濟天下四方無
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
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
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
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
虎仍出晉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
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
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榮身雖居外恒遵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
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啟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
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戔朝貴見之莫不傾
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侍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會啟北人爲河南
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啟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
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
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
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啟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
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
又城陽王徽侍中李或等欲擅威權隟榮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
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變服靴入朝朝士慮其有
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
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
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
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
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
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脽下
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
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

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
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慭
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
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
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
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寬
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
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準晉太宰安平
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
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於斯
復振雖動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
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
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乂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
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
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
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
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

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帝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干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佐諫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剌促以求先元略元徵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鳥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顏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邪呆翦韓婁配奴寶寅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逼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終

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與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頼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巳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灣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變弛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隅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

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
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
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
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
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
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禍福不
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
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
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
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
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
兆將數十騎詣王逼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
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
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
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
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
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
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
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
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
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

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瘞之兆果於戰門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尋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尒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

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尒朱兆以巳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賈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耶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前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傳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

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殺陳
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
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
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謹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
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
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
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
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
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
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
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
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
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
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
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
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
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
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
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
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驃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
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

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眞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顯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固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尒朱榮也或有牓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墜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

河橋殺武衛將軍矦毅率衆還戰大戮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
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絶河梁
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
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戸
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
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
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
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
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千餘日然後視事又

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
之後無所顧懼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
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
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
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慮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
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剖四海極其暴虐姦詐蛆酷
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壽
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
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
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
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

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歎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怡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

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扳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簽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來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内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臏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彌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潰關彌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彌乃還州世隆既擒彌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彌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彌信待乃說彌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彌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彌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鄱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

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澠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殮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

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顯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

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熟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冤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寅而降賊行臺方侯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

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遂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六乃還

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爐竇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偹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

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哮人叱于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巳 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力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既而壯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巳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大丞北出夏州遣將討

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方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徵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余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週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慶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余朱兆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狠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勃敵得容覬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終

汲古閣　正本